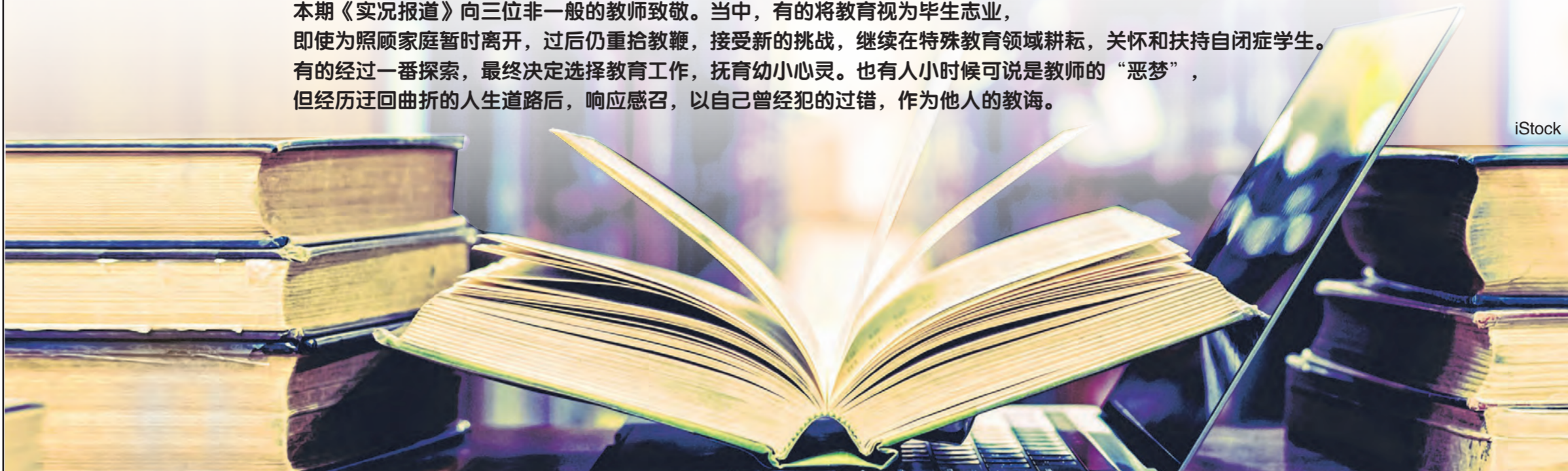


实况报道

许翔宇 hsiangyu@sph.com.sg
胡洁梅 ohkm@sph.com.sg

无悔执教鞭 点亮人生路

不少教师敬业教书，诚心育人，在学生的生命中留下印记。他们也有各自的人生故事。本期《实况报道》向三位非一般的教师致敬。当中，有的将教育视为毕生志业，即使为照顾家庭暂时离开，过后仍重拾教鞭，接受新的挑战，继续在特殊教育领域耕耘，关怀和扶持自闭症学生。有的经过一番探索，最终决定选择教育工作，抚育幼小心灵。也有人小时候可说是教师的“恶梦”，但经历迂回曲折的人生道路后，响应感召，以自己曾经犯的过错，作为他人的教诲。



个案1

前教师转战特殊教育 享受与自闭症学生互动

在中学执教10年后，林建慧因想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，转行从事人事管理，但她始终没忘记育人的初心。

四年前，她重拾教鞭踏入从未接触的特别教育领域，希望发挥更大的效应，支持自闭症学生发挥所长。

林建慧（43岁）在新光学校教中学生电脑应用，也是中一年级主任。她受访时说：“新光的学生很真，很贴心，我很享受与他们的互动，每天都让人期待。我更是从他们的身上学到新事物。例如：一些学生是地铁列车迷，总爱与我分享不同款式的列车、地铁路线，懂得比我多。”

“其实，这群孩子都有各自的强项，有待我们去发掘。我希望学生毕业后有机会继续发挥他们的实力，过上独立且有尊严的生活，为社会做出贡献。”

新光学校是为自闭症童提供主流课程的特殊教育学校。从主流教育转战特殊教育，林建慧在学校安排的培训课中掌握实用的技巧，让她能更针对性地帮助自闭症学生。

她指出，学习惯有规律的步骤，她会清楚列出他们须要进行的工作，通过示范，引导他们一起完成。她也以问答游戏等互动方式，让学习更生动。

全国各校去年全面实施居家学习，对许多教师来说都是一段学习旅程，育有两名孩子的林建慧也不例外。她在照顾家庭的同时，也要制作教学视频，方便学生复习，除了网上资源，她与同事也准备线下活动。此时与家长的协作更为重要，一些家长陪同孩子一起上网课，协助他们适应新常态。

今年的教师节庆祝活动上，家长与孩子一起制作口罩收纳盒，送给学校教师与职员。

学生与家长温暖举动 推动她为特需孩子继续努力

教学有辛苦的时候，但来自学生与家长的温暖举动，推动林建慧继续为特需孩子努力。

她今年印象最深刻的教师节礼物是一名中四生写的信，他在信中感谢她给予的支持。“这名学生不善于表达情感，收到他的信，我挺意外的。不到一页的几行字，已让我心满意足。”

另一名男生林秉陞（18岁，中四）告诉记者，他以前常闯祸，功课也不好，但建慧老师没有放弃，总是耐心地教导他。“若不是老师，我的成绩不会进步，也不可能成为童军的学生领袖。每当我遇到挑战，就会想到她鼓励我的话。”

林秉陞的母亲蔡美玲（53岁）也反映，林建慧一直从旁支持秉陞，聆听他的心声。她借此要感谢新光学校的教师们对秉陞的信任，以无私的爱与关怀陪伴他成长。



今年的教师节，林建慧与其他教师和学校职员都获得家长与学生制作的口罩收纳盒。她会继续努力帮助学生发挥所长。（新光学校提供）

个案2

释囚回监狱学校执教 成为学生“引路人”

16岁起因嗜毒贩毒、涉及私会党活动及偷窃等罪名，前后进出监狱六次，43岁的洪金松，前半生在浑浑噩噩中度过。

31岁那年，洪金松在服刑期间报读监狱学校，五年内一口气考完小学离校考试、N、O及A水准会考，人生从此改变。2013年出狱后，他报读大学，花四年考获数学文凭，一心要回监狱学校执教，回馈母校。

这个迷途知返的浪子，如今在监狱学校当兼职数学教师约四年。但洪金松教导的不仅是科目知识，他也是学生眼中的“引路人”。他传授的是人生经历，规劝学生寻找人生方向，出狱后切勿重蹈覆辙。

目前，监狱学校的教师当中，洪金松是唯一的释囚。谈及自己从惯犯成为教师，他坦言，亲友起初大跌眼镜。

“他们很惊讶，我小时候学听写，简单几个英文字都拼不出，如今竟然可以教书。看到我‘重返监狱’，这回不是领新的囚犯编号，而是以平民身份执教鞭，他们很欣慰，为我感到骄傲。”

自小父母离异，洪金松由当小贩的外公带大。他的父亲是瘾君子，20多年前在狱中病逝；曾在戏班唱福建戏的母亲为照顾他，转行当小贩助手，但年幼的洪金松不受管教，小学就开始旷课和吸食强力胶。

曾嗜毒偷窃当跑腿 醒悟报读监狱学校

当年他编入单语源流，七年级13岁就辍学，开始打零工赚钱，很快陷入犯罪漩涡，涉及嗜毒、私会党打架、为大耳窿当跑腿及偷窃，成了监狱常客。从他16岁起入狱至35岁最后一次刑满出狱，近12年在狱中度过。

洪金松最后一次被判刑，是因连砸51辆车的车窗窃取财物，被判坐牢八年，也是他最长的刑期。那一次，他痛定思过，入狱三年后报读监狱学校，想争取出狱后有更好的出路。

小时候该上课时，他都在旷课，重新捧起课本时，起初读每一科都辛苦。但他发现自己在数学方面一点即通，学习动力越来越强，克服重重难关，几次会考考获多科特优。教囚友数学学习时，他也意识到自己对教学有强烈热忱，立志日后重返监狱学校执教。



释囚洪金松（面向镜头）目前在监狱学校担任兼职数学教师，他希望以自己改过自新，积极向上的经历，鼓励学生出狱后重新做人，不要重蹈覆辙。图为洪金松与同为释囚的前学生朱振元交谈。（谢智扬摄）

“我想回来监狱学校，不仅是要教数学，也想帮这里的学生改过。”

出狱后，洪金松在一家社会企业担任项目经理，获当时老板赞助，报读新跃大学（现为新跃科技大学）数学系。考获文凭后，他2017年起回母校当义务教师，后来辞去社企工作，一年后加入监狱学校的兼职教员行列。

洪金松如今不难从年轻囚犯身上，看到当年的自己，总在课余时间勉励和劝导他们。“我以过来人身份，比较容易和学生沟通……我每次告诉他们，必须想清楚出狱后到底要做什么？你没有方向，一定会重返监狱……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刚出狱时就好像是‘无头鸡’一样乱窜……我之出狱后就是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一出来就找老朋友，结果几次走回老路。”洪金松目前从事多项志愿服务，除了是这曼

看到我“重返监狱”，这回不是领新的囚犯编号，而是以平民身份执教鞭，他们很欣慰，为我感到骄傲。

——洪金松

裕廊基层组织义工，也参与援助释囚等弱势群体的非营利组织Tasek Jurong，以及互助组织“生命灯塔”（Beacon of Life）的志愿服务项目。

洪金松教过的学生中，有的出狱后会去找他，寻求引导及咨询如何申请升学资助；至少两名前学生后来考上新加坡国立大学。

国大传播与新媒体系大三生朱振元（26岁）是其中之一。他因参与私会党活动，17岁和21岁时两次坐牢，分别两年和三年。他在监狱学校报考O及A水准考试，2019年获释。

同洪金松相比，朱振元的家庭背景截然不同。他出身小康，父母是退休公务员，他有一哥一姐，是家中幼子，从小也有女佣照顾。家庭环境舒适稳定，他又为何在年少时加入私会党？朱振元自己也没有明确答案。

“小时候，父母对我管教严厉。上小学时，每天放学后女佣带我回家，不能外出。升上中学后，不准我迟归，可能这些限制让我变得叛逆……到了中学，为找寻身份认同，误交损友，一步走错后，不知不觉越陷越深……”

犯下一连串错误，朱振元悔不当初，但最令他后悔的是，O水准考获7分佳绩的他，第一次出狱成功升上理工学院，他却选择辍学。“那时我坐牢两年出来，自觉进度落后，为追赶上同辈，以为转入私校，可以更快考取专业文凭。结果上私校后，我下课后就去喝酒，和昔日朋友混在一起，一年后又重返监狱。”

朱振元在监狱学校学习A水准数学时，对程度较深的数学概念一头雾水，所幸洪金松扶了他一把。

“他（指洪金松）是很好的老师。他和我们有同样的过去，懂得我们的语言，能用通俗的方式解释数学。没有他，我数学肯定不及格。”

但洪金松的人生经历，最令当时服刑的朱振元受启发。“他能回来教导我们，证明了一个人走错了路，还会有第二次机会。未必每个人都会给你机会，但只要你懂得去寻找、去争取，人生总会有机会的。”

朱振元不排除日后回来监狱学校当义务教师，协助引导年轻囚犯。

个案3

大嗓门警员变轻声细语 献出热忱当幼儿保育师

从前在警察部队服役时，杨健伟习惯放大嗓门讲话，去年决定受训当幼儿保育师后，他担心自己过于粗声粗气会吓着幼童，有意识地让声音更温柔一些。

有一回，他在实习时跟幼儿讲故事过于轻声细语，在一旁观察的幼儿园长还提醒他，声量可放大一点，而且可以有更多表情。

幼儿保育师杨健伟（29岁）忆述自己最初离开警队，适应幼教新身份的情景时，也忍不住，笑了出来。杨健伟去年12月起在友诺士第629座组屋的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（PCF）Sparkletots学前教育中心任职。无论在接受培训时或目前的职场中，他都是唯一的男幼教。

当警察是杨健伟最初的梦想。他完成工艺教育学院机械电子工程课程后，在警队履行国民服役，之后加入K9警犬组服役了六年。“小时候看到警察在社区巡逻，我对他们肃然起敬，希望自己也能保护社区安全。我也喜欢动物，加入K9警犬组时，觉得是一举两得。”

但在警队服役几年后，杨健伟萌生探索不同职业选项的念头。“我向来喜欢和小孩子互动，之前没想过从事教学。直到女友和她父母鼓励我在教会的主日学校当义工，在帮忙照顾幼童、唱歌给他们听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有教导幼儿的热忱。”

在女友的鼓励下，杨健伟毅然辞去警队工作，去年报读国立幼教学院（NIEC）为期一年的幼儿教育高级证书课程。

杨健伟选择成为幼儿保育师，是希望从最基础学起，在孩童最年幼阶段开始教育他们。



前警员杨健伟（中）去年转换事业跑道，受训成为一名幼儿保育师，目前在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（PCF）Sparkletots学前教育中心任职。（PCF Sparkletots@第629座友诺士提供）

此外，过去当警员时，他接触过青少年罪犯，看到他们尝试改过，意识到他们本质不坏。“他们若有不一样的童年，或许就不会行差踏错。这无形中让我意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。”

鼓励小女孩自己吃饭

目前，杨健伟教导的班级共有22名两至三岁幼童。身为男幼教，除了不照顾婴儿，不帮忙幼童洗澡或换尿布之外，日常教学任务与女同事无异，有时也得给幼童喂食。

“我班上有个小女孩，因家中有女佣喂她

吃东西，来到中心后要教老师喂食才肯吃饭。为了让她学习独立，我不断鼓励她，给予她的信心。约3个月后，她终于可以自己吃东西……我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男性榜样，在幼童的学习和生命中发挥积极作用。”

本地男幼教的比率多年来维持约1%。杨健伟相信，如今家长更能接受男性从事幼教。他至今没有碰过有家长因他是男幼教而对他有偏见，而同事们也很鼓励并支持他。杨健伟会积极同家长互动，分享他们孩子的学习进展。当他得知有幼童回家后向父母提起他，感到颇欣慰。